



黑
HEI'HE

DONGWU XIAOSHUO
XILIE

天鹅牧场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明天出版社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天鹅牧场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鹅牧场/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9

(黑鹤动物小说系列)

ISBN 978-7-5332-8965-2

I. ①天… II. ①格…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6574号

黑鹤动物小说系列 天鹅牧场

著者/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出版人/傅大伟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济南乾丰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规格/155毫米×210毫米 32开 6.25印张 98千字 4插页

印数/1-20000

ISBN 978-7-5332-8965-2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2098710

目录



风之子

/ 1



天鹅牧场

——代记草地的一个夏天

/ 27



饲狼

/ 77



姐姐的鹤

/ 129



古谣

——为我的祖母和外祖母而作

/ 151



雪地

/ 177

黑
鹤
动物小说系列

风之子



那是十九岁的暑假，我徒步穿越了呼伦贝尔草原。

我没有想到在那片广袤无边的草地，我会有幸见到一匹自由不羁的草地生灵。我从没有奢望可以拥有它，它不属于任何人，它只生活在那片绿色的草地上。它活着就是为了奔跑，奔跑时像风一样滑过绿浪般的草地。我把它称作风之子。

即使现在，它也总是在我的梦中出现，如同迅猛的风向我冲过来，在我的面前一个精巧的侧转，与我擦身而过。我又能嗅到那种混合着热烘烘汗味的青草的气息，它的丝般的长鬃拂过我的面颊。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再见到它了，它只属于那无边的草原。

它是风之子。

从贝尔镇出来，正是下午。出了镇子，面前就是一片在炽热的阳光下绿得令人感到莫名焦渴的无边的草地，两条车辙在略有起伏的草地蜿蜒起伏，消失在远方热气浮动的地平线上。蓝得透明的天空中有几只懒洋洋的鹰伸展着巨大的翅膀漫不经心地乘着草地上的气流慢慢悠悠地滑翔，偶尔它们黑色的影子从我的头顶一扫而过，带给我简直是奢侈的片刻清凉。这就是草地，没有什么参照物，有时候实在是太无聊，我就把远方出现的与无边无际的绿色迥然不同的什么东西当成是目标。很多时候，这些目标都要徒步半个小时才能到达。那往往是已经被风化得酥脆的动物的



白骨。有一次我见到一只死去的鹰，只剩下白骨和羽毛，但是它在草地上依然保持着飞翔的姿势。我把那只鹰的硕大的头骨放进了背包里。我当时还在想这也许是此次草地之行的最有意义的纪念物——一只呼伦贝尔鹰的颅骨。但我错了，很快我就见到了它，那才是此次草地之行最值得回味的。

翻过一个缓坡，我干渴的鼻子嗅到了水的气息，我想是地图上标注的那条河——乌尔逊河。这是连通呼伦湖与贝尔湖的一条河，呼伦贝尔由此得名。

我想，改变一下行进方式也许可以减少一成不变的行走方式所造成的疲劳。调整好呼吸，我把双手插进腋下的背包带中。“预备，跑！”我用嘶哑的声音对自己喊，接着蹿了出去。让以千篇一律的步幅行进的疲劳的双腿跑起来，效果果然不同，蓦然间我感到一阵轻松。可是，紧随而来的是沉重的背包与身体的撞击让我踉跄不成步伐。河的气息如此地强烈，就快到了。我冲上了一个缓坡，未知的景观忽然展现在我的眼前。一条河，如金色的缎带般令人不可思议的河在无边的地上蜿蜒而来，像血般凝重的绸带，风吹起的波纹闪烁着金色的粼光。天边山样厚积的云幻化出一片动人心魄的紫色，云缝处漏射出一柱柱柠檬色的光线，整个草地被笼罩在一片庄严而充满神秘的玫瑰红色中。

“这才是草地。”我兴奋地大叫。

渡过这条并不宽的河我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分三次才把背包里的东西都驮了过去。上岸之后我累得躺在岸边如绒毯般细软的草地上睡着了。醒来时太阳即将沉入地平线，此时展现在我面前的是金色的辉煌草地。迎面吹来的风中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膻气，我知道，那是一个镇子——白音塔拉。但我实在不想再向前走了，决定就在河边的这片柳树林间的草地上宿营，草地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平整柔软，是个休整的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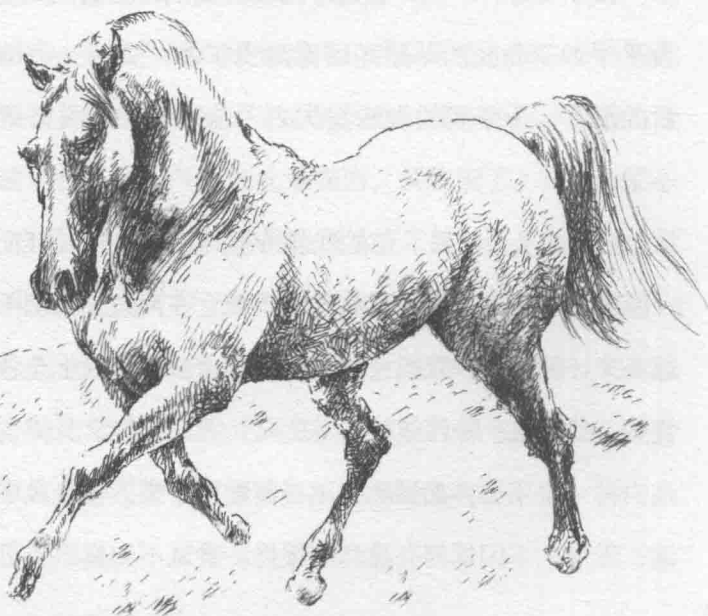
支开帐篷，铺好睡袋后，我用从河边拾来的浮木燃起了草地上的篝火。吃光了一听在火上烤热的牛肉罐头后，我拿出笔记本靠在背包上，打算把关于草原的印象记录下来。

我正写着，一只一直在十几米外的洞前抬起两只前爪直立着傻乎乎地望着我的草原地鼠像是受了惊，尖叫一声钻进了它身后的洞里，于是我的视线里失去了这只被夕阳濡染得毛茸茸的小东西。

我抬起头，看到了立在河边的它。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匹纯白色的马，像一只高贵的天鹅立在河边。它刚刚从河中抬起头来，闪动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望着我。水面上金色的涟漪慢慢向远处荡去。一匹这样俊美的马，四蹄健挺，骨架匀称，毛色洁白得一尘不染，如缎的长尾长鬃披覆下来，在晚风中轻轻地拂动，浑身上下闪烁着亮晶晶的银光。我从不知道白色可以如此美



丽，于是像梦游一样带着一种眩晕的感觉慢慢地站起来，但是并没有向前走——我怕惊跑了它。它扭动着优美的脖颈注视着我，那双荡漾着水色的黑眼睛漫不经心地望着我和我身后的帐篷。很显然，这色彩鲜艳的帐篷吸引了它的注意力，看它并没有跑开的意思，我又向前走了几步。我看得更真切了，这匹马的体形和骨骼竟像在电视中看到的马术比赛中的那些纯血马一样流畅动人，但它身上却洋溢着那些被修饰得整整齐齐、鬃尾被扎成滑稽小辮的马身上所没有的野性。它的身上流动着掩抑不住的自由的气息，与这草地的傍晚竟是如此地契合。



我走得越近，它的形象就在暮色中愈加真切。它的扭成S形的脖子轻轻地转过来，好奇地看着我。我抑制住自己狂烈的心跳，走得越来越远，我已经可以嗅得到它身上那馨香的青草的气息。我的手竟然搭在它脖颈的长鬃上，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我真实地感受到那种轻滑的感觉。太高大了，我的身高一米九，但下巴也刚刚齐到它的肩胛。它热烘烘的唇轻轻地在我的衣服上扫过，不折不扣地打了个响鼻。我听到一颗巨大的心脏在沉稳有力地跳动。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敢这样做，也许是着了魔吧，我轻轻地用手在它的背上一搭，弹身骑在它的背上。大概只有一秒钟吧，在这一秒钟里，我来得及看见的东西就是越过那片茂密的柳树林确实有一个镇子，一群刚从草原深处归来的牛慢悠悠地往镇子里晃——我只来得及看到这些，就被结结实实地摔在草地上。那种感觉很像是从失去控制的飞机上被抛了下去，尽管草地很软，还是摔得我头晕眼花。我耳边响起一连串铿锵有力的嘶鸣，睁开眼睛，它已经直立而起，扬起两只黑色的蹄子向我重重地踏下来，我没有惊恐的感觉，只是觉得它的两只因愤怒而涨大的鼻孔有碗口粗细，也许是我被摔之后的错觉吧。

蹄子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但它恶狠狠地砸下来的样子还是令人惊悚，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会理解那种被劈头盖脸地袭击是



怎样狼狈。但那巨硕无比的蹄子只是在我身边的草地上凶狠地踩踏，沉闷的声响震得我头昏眼花。我只是感觉自己在被重锤击打的大地上无依无靠地颠簸。当一切平静下来时，我像一只刚刚经历了暴风雨幸免于难的小船突然来到平静的水面上，有点不知所措，揉了揉被尘土眯住的眼睛，站起来，看到它还是立在刚才的那个位置。我想，假如马也有表情的话，那么此时它所流露出的就是轻蔑和自豪，对曾经试图奴役自己但未能得逞的另一生命体的轻蔑，对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生命与自由的自豪。

尽管有童年在草地生活的经验，但我知道自己是无法驾驭它的。我不再害怕，它并没有真的要伤害我的意图，只是不能忍受被人骑乘。我悄悄地向前走了两步。它长嘶一声突然又一次直立而起。

天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生命力如此张扬的动物。在傍晚草地金黄色的背景下，它从未修剪过的银色的长鬃长尾像轻柔的水流在风中荡漾，弥漫着金色的光晕，展露出一片平滑的腹部，坚固的两条后腿轻轻地踏击着地面，两条前腿则轻轻地舞动。它向前走了两步，然后又轻盈地落下。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它轻轻地抖动着柔韧的脖颈呱呱地嘶叫了两声之后，突然掉转身，撒开四蹄狂奔而去，那种踏着草浪飘去的背影真的像是一只正在水面上起飞的白色的天鹅。眨眼间它已经跑出了很远，那种令人精神振奋的蹄音变得模糊不清，翻上一个高冈，它和草地上辉煌的落日

一起消逝在苍茫的地平线上。

我钻进了帐篷，倾听着耳边乌尔逊河潺潺的水声，还有偶尔一声夜鸟尖厉的啼叫，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睡醒时已经八点多了，帐篷里已经憋闷得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决定在这个安静得如同世外桃源的地方休整一天。

我把帐篷移到河边一处浓密的柳丛的阴影里，随便地吃了两口面包，从背包里取出便携式钓竿——昨天夜里我听到鱼跳出水面的声音。这是一条连通着呼伦湖与贝尔湖的河，而这两个湖都是以盛产各种鲜美的淡水鱼而著称的。扒开柳丛下的黑土，蠢蠢蠕动的是又肥又大的肉红色的蚯蚓。

河里的鱼多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刚把挂着蚯蚓的钓鱼钩扔进水里，就看到几条青黑色的鱼脊在浮漂的周围翻滚游弋。我激动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抑制不住强烈的心跳，紧紧地盯着荡出无数波纹的水面。像预想中的那样，我感到手中的钓竿猛地一沉，我下意识地将手中的钓竿向上一扬，一条闪着银光的大鱼在空中画了一条亮晶晶的弧线跌落在草地上。我冲过去，抓住这条还在拼命挣扎的白鱼。这是我有生以来钓到的最大的一条，其实在这以前我钓到的鱼屈指可数，而且都小得可怜。

把它放到树荫下，然后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鱼争先恐后地抢着来上钩，小鱼我根本不予理会，直接扔回到水里，只有真正够



分量的鱼我才留下来。当挑挑拣拣地钓到第三四条二斤多重的大鱼时，我已经沉浸在这种收获的快乐中不能自拔。

有人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肩膀，我像还在城里垂钓池边钓鱼被别人干扰时那样不耐烦地探手往后拨拉了一下。“别闹。”我说。我摸到毛茸茸的什么。

是它。

它真的没有再闹。我没有回头也从水面的倒影中看到它银白色的影子，它垂首凝思般地在我身后静静地看着我。我故意不动，等待着。它果然再一次探出头轻轻地啃咬我肩膀部位的衣服，隔着薄薄的T恤衫我清晰地感觉到它热烘烘的鼻息和嘴唇上毛茸茸的硬髭。

我就坐在那里没有动，后来它像是等得有点不耐烦了，竟然用头轻轻地拱我的背。我还是坚持不动，怕自己的什么突兀的举动惊跑了它。奇怪的是，自从它的影子映现在河面上之后，再也没有一条鱼上钩了。

我站起来，把钓竿放在地上，它像第一次见到草地的小马一样尥着蹶子轻捷地跳到一边。

我刚要向它走过去，它又向我冲了过来，那种速度快得难以想象，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它像一辆加速冲向终点的赛车向我直射而来。这是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冲击，根本就没有躲闪的余地。

它如同一只逃出笼子的野兽无所顾忌。它在距我的身体近得不能再近的时候突然转向，擦着我的左臂冲了过去。被它的铁蹄弹起的河岸的泥块沉甸甸地砸在我的脚上，其实我的胸口已经感觉到从它粗大的鼻孔中喷出的强劲的气流。冲出去二十多米，它以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蹲伏式的旋转停了下来，姿势并不比国际马术大赛上那些受过良好训练、气宇轩昂的纯血马逊色。它再一次冲过来时我已经有了准备，不过是品味了一下西班牙斗牛士与凶悍无比的公牛擦肩而过的那种刺激的感觉，它扬起的风掀起了我的头发。

它的这种游戏般的奔跑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在初中时养过的一只杂种小狗。在我领着那只小狗到外面散步时，它就是这样疯了似的摇着两只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耳朵傻跑。可惜它在一次横穿公路时丧身在车轮下。

我给那条小狗起名字叫风之子，当然我这么做并没有征求阿根廷球星卡尼吉亚的同意。

于是我决定，就这样称呼它。这实在是太贴切了。

风之子玩这个冲刺的游戏似乎不知厌烦，冲了十几次之后才站在一块柳树丛的阴凉里啃起青草来。

我利用这个时间把鱼在河里开膛去鳃洗净，两条放在野营锅里和快餐面的调料一起煮汤，两条用枝杈支在火边烤制。在鱼汤



快熟的时候它又慢吞吞地走过来。它洁白无瑕的皮毛上没有一丝被使役加上挽具或是鞍子留下的痕迹，鬃和尾巴看来从来也没有修剪过，所以它奔跑时这些飘逸的银丝生出一种飞翔的意象来。

它亲切地打着响鼻，用它的轻轻蠕动的嘴唇触动我的肩膀，我把背包里剩下的半袋面包放在草地上——有了鲜鱼，谁还会去吃这种干粉一样没有味道的东西。它小心地嗅闻之后，心满意足地吃起来。鱼也好了，我就着乳白色的鱼汤吃起了外焦里嫩的烤鱼。这可以说是进入草地之后除了羊肉面条之外我吃的最有味道的一顿饭，而且更让我觉得与众不同的是和一匹被我叫作“风之子”的骏马共进午餐。

吃过了四条大鱼之后，我钻进了帐篷，倒头便睡，这几天实在太累了。整个下午，风之子一直在帐篷四周的草地上游荡。我可以听见蹄子踏草时的沙沙声，还有一只蒙古百灵百无聊赖的啼鸣。

黄昏我醒过来的时候风之子已经不见了，苍茫的草地上又重现了昨天那种如烈火燃烧般撼人的美景。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观看天空中云色的变幻，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日落，在城市之中，太阳还没有来得及触摸地平线就已经被直插云天的高楼遮住了。在城市里没有真正的日出，也无所谓实际意义上的落日。

夜来得很快，我在借着用河边的浮木点燃的篝火的光火写完

了日记，记录了这并不平常的一天之后，钻入了睡袋。一定要早早休息，明天还要赶到前面那个镇子，到那里我就真正地完成横穿呼伦贝尔的行程了，在那里我可以乘班车到最近的火车站。

就要开学了。

正像我在日记里写的，这是不平常的一天，但真正的不平常还没有开始。

我睡得很沉，所以那个东西已经隔着帐篷触碰到我的脸时我才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我以为是风之子又回来了，但马上我就感到声音不对。这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而且发出的声响是犬类特有的十分谨慎的咻咻的喘息。看到没有反应，它便更加大胆，已经在用角质的爪子在涂胶的帐篷上抓挠。

看来像是一只跑出营地的无所事事的牧羊犬。

为了给它点教训，我抽出一一直放在手边的刀，用刀柄向着估计差不多的位置重重地敲了下去。我感到刀背好像砸在鼻梁坚硬的骨头上。

一声略显压抑但依然响亮的嗥叫，伴随着跑开的嗒嗒的声音，在空荡的草上传出很远。随着这声嗥叫，一直有夜鸟啼鸣的深夜的草地寂静无声，连欢快的螽斯也没有了声响。这种安静非同寻常。

